

朦朧詩的笑話

羅忼烈

本文所謂朦朧詩，不是現代白話詩人的朦朧詩，也不是像古代詩人李長吉的朦朧詩，而是朦朧到使人不知所謂的笑話詩。這種作品在宋人詩話、筆記中數見不鮮，下面摘錄幾個片段以資談助。

一

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記梅聖俞云：

有詠詩者云：「盡日覓不得，有時還自來。」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，而說者云：「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。」

用這兩句表達苦吟得句的情景，浮泛不切，是朦朧的詩謎，解作「人家失卻貓兒」更覺貼切而普遍。

二

相似的，魏泰《東軒筆錄》卷十五有云：

程師孟知洪州，於府中作靜室，自愛之，無日不到，作詩題於石曰：「每日更忙須一到，夜深常是點燈來。」李元規見而笑曰：「無乃是登溷之詩乎？」

「登溷」即到廁所拉屎。本來是雅潔的靜室，公餘之暇來休憩的，因為詩句朦朧，說是毛廁也無不可。

三

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三十詩病門引蔡居厚《詩史》：

盧延遜《弔陣亡將》詩云：「自是礪砂發，非干炮石傷。牒多身上字，碗大背邊瘡。」此乃打脊詩也。

打脊是罪人受刑，用杖打背脊。這首詩文字已經夠朦朧了，但沒說到這個將領戰死，

只說他身上傷痕纍纍，這樣看來卻像犯人被杖脊後的狀況。

四

還有更朦朧的，《總龜》又引《古今詩話》云：

劉子儀嘗贈人云：「惠和官尚小，師達祿須干。」全用故事，取《孟子》所謂「柳下惠不卑小官」，仲尼曰：「師也達。」「子張學干祿。」或有寫此二句，減去「官」字，示人曰：「是番僧達祿須干。」見者大笑。

所謂「惠和」，是取《孟子·萬章》的「柳下惠聖之和者也」；《論語·先進》：「師也過。」不是「師也達」，劉詩人搞錯了。這兩句詩東拼西湊，沒頭沒腦，不知所謂，大概當時有個印度和尚（番僧）譯名叫做「達祿須干」的，故有此一說。

五

更有朦朧之至的。邢居實(?)《拊掌錄》：

哲宗朝，有宗子好為詩，嘗作《即事》詩曰：「日暖看三織，風高鬥兩廂。蛙翻白出闊，蚓死紫之長。潑聽琵琶鳳，饅拋接建章。歸來屋裏坐，打殺又何妨。」人問其詩意，答曰：「始見三蜘蛛織網於檐際，又見二雀鬥於兩廂。有死蛙翻腹似出字，死蚓如之字。方吃潑飯，聞鄰家琵琶作《鳳棲梧》曲；食饅頭未畢，闍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。迎客既歸，見門內畫鍾馗擊小鬼，故云打死又何妨。」哲宗方灼艾，諸內侍欲娛上，或舉此詩，上大笑不止，為之罷灼。

這首五言律詩簡直是廣州話俗語所謂「繚線」，朦朧到登峯造極了，要不是作者自己解說，絕對沒有人能懂。

六

這種朦朧詩只有笑話價值，其實不配稱為詩，因為可以作反面教材而被保留下來。